

夜深,天冷,李老师从胡同口回家后,待在空荡荡的补习室,一个激灵又一个激灵,先前的睡意全没了。室外温度16摄氏度,李老师下意识地把手伸向柜式空调出风口,风是暖的,处于制热模式。但这些暖,很快被冷消解了,仿佛有一截儿骨头落在胡同口,外面的冷空气长驱直入。

去胡同口,对李老师来说,是必要的。那些被处罚的补习班老师,一部分就是因为安全意识不强,在学生交接环节上大意了,然后拔出萝卜带出泥。李老师与家长有言在先,他只负责学生在他家补习室的安全,一旦出了大门,一切由家长负责。说是这么说,每次下课,李老师都要站在门口,确认步行到胡同口的学生被家长接走后,才能放心。

这是周日上完的最后一个补习班,也是当日的第三个,如果加上周六的两个,在这个周末,李老师共上了五个补习班。班是“一对一”那种,每班两个半小时,算下来十二点五个小时。从时间看,与在县二中上课差不多,但补习班累就累在“补”字上。

来补习的学生,要么基础差,找华佗治一下跛脚;要么基础好,希望更进一步考高分。补习班老师要想因材施教,必须先摸青学生的底子,再将基础接近的捉对儿拼班。周末两天熬下来,李老师精力再充沛,最后也要靠时间跑快一点。晚上九点半没到,他就打了几个哈欠,实在困。他早想好了,今晚懒得洗漱,反正天冷少洗一次不要紧,要紧的是转天有高三的四节物理课,不早点睡不行。

从李老师家到胡同口,步行大概两分钟,只要家长在那儿候着,再慢的学生也能在3分钟内接走。这个周日晚上,李老师照例九点半下课,3分钟后,男学生被远房老表接走了,剩下的女学生贾梦,在胡同口左顾右盼。

过了5分钟,贾梦仍在胡同口站着,这有点反常。

李老师把手机攥在手上,快10分钟了,贾梦还在那儿。李老师想到了打电话,但在补习学生家长家中,唯独没有贾梦家长联系方式,更没见过面。他一边盯着胡同口,一边在门前踱来踱去,心中不免有些忐忑,甚至有一刹那,后悔当初不该给陶副校长帮忙。

陶副校长是李老师的顶头上司,也是县二中呼声最高的副职。两个月前,霜降那天,陶副校长在电话里说:“李老师,办补习班了吧?”

“陶校长,没,没,哪敢办补习班啊!”

“其实,补习也是为学生好,为家长好,为全县高考好,不要太张扬就行。”

陶副校长这番话,让李老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陶副校长到底是啥意思呢?李老师吃不准,迟疑了一会儿说:“没办法,请校长放心,不给您惹麻烦。”

“是这样,我有位老同学的女儿,在县一中读高二,物理不行,你要办了,就帮个忙吧。”

陶副校长这样说,应该交底了,不像是在试探。再说,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,说自己家里的补习班外面没点儿风声,那叫掩耳盗铃。他留有余地地说:“陶校长,这样吧,回头我这边如果有亲戚孩子来,就通知您。”言外之意,陶副校长当然懂,赶紧给李老师吃下定心丸:“放心,辛苦费一分不少。”

陶副校长人脉广,能力强,风传“转正”就是年前年后的事。李老师没想过提拔什么,反正事业单位,靠专业技术吃饭,只要把书教好了,其他方面他不那么在乎,但领导的面子不好驳。李老师赶紧声明:“朋友帮忙而已,免费的啊!”

“也行,到时我同学请你喝一杯!”

说来凑巧,就在当天,李老师一远房老表也打来电话,说儿子在县三中读高二,物理成绩下滑了,不补习的话,211都考不上。一天两天,正好凑上,李老师爽快答应了,然后将自家的定位发给远房老表和陶副校长。至于具体是哪一家,胡同里都是独门独院,看对联就行——“忠厚传家久、诗书继世长”。

新增的“一对一”,在当周周日晚上就安排了课。远房老表很感激,也很惊讶,这与先前朋友讲出入太大。朋友说,李老师教书明,说他排第二,县里没人敢说第一,而且,想找李老师带学生,即使不吃闭门羹,能不能排上课,也难说。

其实,人家说得没错,李老师并不是耍大牌,而是原本没打算办这么多班,甚至一开始根本就不想办补习班,奈何熟人圈子的家长三番五次地找。李老师说:

我家距离禹门口不足十公里,单位的水源地就在禹门口东南这片辽阔的滩地上。禹门口及附近的黄河滩地,是大自然赏赐给周边居民的休闲乐园,我们每年总要去个十数回。对我和同事们来说,黄河禹门口是个熟悉得如同隔壁邻居一样的存在,是不折不扣的家门口的风景。

“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”,这说法对我喜爱的禹门口显然不适用,眼望大河两岸的高山,脚下奔流的大河,总让人看不够。禹门口,又称龙门,当地人常用的称谓是“禹门口”。私下揣测,冠之以“口”,当有两层含义,一是指此地为黄河在晋陕峡谷的南端出口,二是指渡口,因为此地为秦晋交通要隘,禹门古渡是黄河中游的著名渡口,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春秋时期著名的秦晋濮原之战,秦国就是从这里东渡黄河,大败晋军,俘虏了晋惠公。公元617年,李渊从晋阳起兵后,也是从禹门古渡渡河西进,出兵关中,最终建立了大唐帝国。抗战时期,战斗异常惨烈,粉碎日军渡河西犯企图的禹门口保卫战,也发生在此地。

如果从空中俯瞰,这个“口”字,实在是再形象不过:穿行在晋陕峡谷之间的黄河,就像一条身体摇来摆去,莽莽苍苍的巨龙;位于晋陕峡谷南段的禹门口,是这条“黄龙”的头部。“黄龙”张开巨口,气势恢宏,日夜不停地吐出浊黄的水流。黄河一出龙门,河床陡然变宽,在宽至数公里的河面上缓缓流淌,吟吟低唱,尽显母亲河的温柔,也衍生出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的沧桑慨叹。

龙门、禹门口之名,均与中华民族那位著名的治水英雄大禹有关。相传,远古时期大禹治水时,曾开凿龙门,疏导河流。据《三才图会》载:禹夏定名龙门,此处两山壁立,状尽斧凿,河出其中,宽约

“我们不能办补习班,还是去找别人吧!”

“李老师,我就认您。”家长恳求道,“孩子就物理不行,您就当帮个忙吧!”

“这忙帮不了。”李老师继续推辞。

“在家里办,‘一对一’,就当朋友帮忙。”

“哪有不透风的墙?”为说服对方,李老师还举了个例子,“上次有位老师被查,从县城调到边远山区去了。”

“您放心,谁说有偿了,看见给钱了吗?”家长倒像个心理导师,一层层地剥去李老师的顾虑。

找的人不多,李老师就犹豫了。老伴儿在城市带孙子,周末他独自在家也是闲着,补习客观上也是在帮人,将来考上大学,终归是自己的门生。不久,他将闲置的客房清理出来,先给两个熟人家的孩子开了“一对一”补习班,时间为150分钟。一段时间下来,风平浪静,于是又答应了一些家长,班从一个到两个,再到四个,反正先补课,辛苦费嘛,再说。至于周日晚上上班,就像医院专家为患者加号,也算给陶副校长帮个忙。

补习班是个小社会,有位爱打麻将的家长提议建个群,李老师默许了,反正与家长沟通啥的,很实用。建群有风险,奈何爱打麻将的家长点子多,自封群主,还整了一套暗语,群名为“私房菜食客群”,李老师的代号为大厨,其他家长按照先后顺序,分别为食客1、食客2……群里很活跃,大厨有啥安排,食客或孩子因病因事调个时间,都可以及时交流,群主看到一些快讯也会第一时间转过来。

贾梦是陶副校长介绍来的,家长没有主动联系,李老师不至于把陶副校长拉进来。领导安排的事只管去做,不问不该问的,可能画蛇添足,忙也白帮了。出乎意料的是,在这个寒冷的冬夜,没有贾梦家长的联系方式,还真闹心。当然,没及时来接孩子,为这事突然通知陶副校长,搞得满城风雨,似乎也不合适。想想,李老师决定再等等。

转眼过去了15分钟,贾梦仍在胡同口缩着脖子。李老师再也按捺不住,紧走几步赶到胡同口:“贾梦,家里还没来接?”

贾梦循声扭头,抬起手,别住罩着半边脸的羽绒服连衣帽,笑着说:“李老师啊,您怎么来了?”

“你爸妈有那么忙吗?这么晚了还不来?”李老师抱怨道。

“估计我爹去突击检查了,应该马上到,您回去吧!”

“检查……”李老师本想问问检查什么,但没等问完,就见射着晃眼大灯的轿车开过来,“滴滴”两声,横在他们身前。

贾梦拉开车门,挥手说:“李老师,您赶紧回家吧!”驾驶室车窗降下来,里面是个中年男人,与贾梦撞脸,一眼看出是亲爸。他手握方向盘,探出头,微笑着说:“李老师吧,添麻烦了!”然后,按了两声喇叭,一踩油门,消失在拐弯处。

贾梦被接走,李老师放心了,转身钻进只有微光的胡同里。他三步并作两步,回家门好大门,再去补习室准备关空调时,微信发出了“咚”“咚”的提示音,摸出手机,打开一看,群里转发了一则快讯,标题是《突发!今晚我县三部门联手查封两个课外补习班》。他心头一紧,好险啊!赶紧点开链接,特写图片上,领队的人看着很眼熟,分明就是刚才车里与贾梦撞脸的那个人!

李老师愣住了,心底暗骂陶副校长。

补习室的空调嗡嗡嗡吹着热风,李老师却感觉一股冷风,从胸口吹到后背,然后遍布全身,仿佛大大小小的骨头,都挂了一层冰凌。他嘴巴张成“O”形,用力哈气,感觉双手暖和些后,再次打开“私房菜食客群”,迅速发出一条信息:

@所有人:各位食客朋友,私房菜前期为试吃期,一律免费。鉴于大厨身体不适,自即日起,私房菜永久停业,敬请谅解!另,请即刻解散此群为盼!

发完信息,李老师迅速退群,以免看到其他人的跟评,随后便瘫坐在了椅子上……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三一期

百步。在这里,听人说起或对人说起最多的,就是大禹治水的故事。此地常有地名与纪念大禹有关,比如禹门口西北方向有佐证治河不易的错开河,禹门口东南方向的河中沙洲上,则有传说河水从不会淹没的禹王坟。在网上看到一张摄于1899年的山陕龙门全图,那是一张黑白图片,图中东西两座高山巍峨耸立,夹河而峙,那条从洪荒远古流来的大河从两山形成的“门扇”中涌出。大河岸边建有规模壮观的大禹庙,飞檐斗角、鳞次栉比,隔了百年光阴,庙内香火旺盛,游客络绎的景象,仿佛依然清晰可见。

山河壮丽,壮丽山河。千百年来,面对禹门口,诗人们一次次发出赞叹。我承认,这句赞美缺乏新意,但是,我实在想不出,还有哪一个词语,可以比它更加准确地表达出我对这方山水时的感受。尽管这可被人诟病为没有创意,但我还是要把这样的赞词,以无比的虔敬之情,再次送给禹门口。

龙门,是“鱼跃龙门”神话传说的发源地。桃花三月,一群群鲤鱼自百川游集于此,向龙门发起冲刺,其中的佼佼者,一朝跃过龙门,则自断鳃尾,羽化成龙,腾驾鸾雾,呼风唤雨。此地黄河出产的鲤鱼,与别处不同——尾巴是红色的。当地人说,这红尾鲤鱼,就是它的祖先跃过龙门后,尾巴被天火灼烧遗留下来的印记。当然,神话传说不能完全按照现实逻辑来理解,但所有的传说其实都有现实的影子,说此地是鲤鱼跳龙门故事的发源地,也并非全是妄言:黄河在晋陕峡谷中左奔右突,一路奔流来到禹门口,受两岸壁立悬崖束缚,桀骜不驯的黄河在这一

又是一年高考季、毕业季,那晚梦到自己高考失利没有考上大学,早上醒来,惊出一身冷汗。上班路上,看着一辆辆“高考送考专用车”疾驶而过,不由得又想起自己在河北省衡水老家读高中的那些日子,捡拾几枚时光的碎片,聊以慰藉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我参加了衡水地区统一组织的中考,由于初中三年学习比较刻苦,我幸运地达到了中专录取分数线。当时,国家建设急需大量的中等专业人才,考取了中专,就能立即办理“农转非”手续,考上农村人渴望的“商品粮”。我达到中专录取分数线,一时成为我家,甚至整个村的新闻。分数虽达到了,但县招办还要组织面试。我报考的是地区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,毕业去向是当小学或初中老师,当老师需要多方面的技能,比如绘画、唱歌等,面试比较严格,我幸运地通过了这一系列测试。只可惜在最后的体检环节出了问题,当时我发育晚,身高还不到一米五,县招办的老师认为我身高太矮,写板书够不到黑板,不能胜任老师这一岗位。就这样,我的“中专梦”就因县招办老师的一句“身高不行”,而彻底幻灭了。事后多年,我一直认为我的指标是被别人冒名顶替了。

当时,地区和县里招生规定,中专没有录取的,依次递补录取县办重点高中,我顺理成章地被县中录取了。要知道,我们那所县中当时在全省、全地区非常有名气,能考进那所高中读书太难了。初中苦读三年,中专没被录取,还能做什么,还能有啥理想和目标,我把考中专当成了全部。我失落地告诉父亲我不读书了,想和他一起务农。县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家,父亲怎么劝我,我就是不去报到,眼看着报到日期一天天过去了。

直到八月底的一天,父亲说带我去县城看看,等转到那所中学门口,我的好奇心上来了,既然到了不如进去转转。进了学校,我看到在学校主干路两旁的墙壁黑板上,用彩色粉笔书写着高考光荣榜,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后面,标注着一个个响亮的大学校名,其中不乏全国知名大学。看到那个一个闪光的校名,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告诉父亲我要读高中。幸运的是,尽管报到时间过了,但学校还给我留着名额。现在看来,如果当时我彻底放弃读书,不知道人生又会走向哪条路。

那时,我们学校实行寄宿制,一天三顿饭都在学校吃,一周放假一天,这样下来一个月就要在学校吃住20多天。按照当时的物价和粮食供应标准,每人每天是4角人民币和1斤粮票,合计每个学生每月要向学校缴纳10元8角人民币和27斤粮票。家里户口是非农业的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吃“商品粮”的,这些钱和粮票不算什么,家里大人挣工资,有固定收入,国家定期按人头发粮票。对我们班里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,筹集这些钱和粮票的确有些困难。我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,世代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,粮票好说一点,可以拿自己种的粮食换。每到周日放假,我和父亲用木板车拉着小麦和玉米到公社粮站,用21斤小麦、9斤玉米兑换30斤粮票。周日粮站歇班,父亲好说歹说才让工作人员收下粮食。家到粮站距离很远,赶上粮站有人在也很不容易,因此每次父亲都尽量多拉一些粮食过去。那时家里的粮食并不富余,家里非劳动力人口多,都要张嘴吃饭。

粮票问题解决了,至于那10元8角钱,父亲着实有些为难。生产队按每个家庭挣的工分总数分粮食和少量的钱,为数不多的那点钱刚够家里买油、盐等生活必需品。几个姐姐除了下地挣工分,从生产队回来后,还要去路边割草晒干了交给生产队换钱贴补家用。爱抽烟的父亲从仅有的一点点烟钱中省出几块钱,每个月都是东拼西凑勉强凑够10元8角钱。有时实在凑不齐,父亲就只能临时从在乡广播站上班的邻居哥哥家借几块钱给我,以解燃眉之急,有时按把钱和粮票交到学校,我也不会饿肚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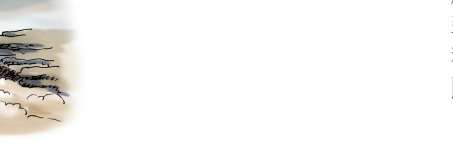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上高中时,学生吃饭不像现在有固

河段奔腾咆哮、波涛汹涌;每年三月,黄河冰消雪融,形成桃花汛,而鲤鱼就有逐浪而跃的习性——貌似异想天开的神话传说,自有其现实的合理成分。

也许是上、下游水库的修建,降低了水位落差,如今的黄河禹门口段,不再那么风高浪急,河

兴来写得一枝春

王秀梅



水也因上游大规模绿化植树,不再是“一碗水,半碗沙”。家住黄河岸边的朋友说,现在的黄河,和她小时候看到的黄河不太一样了,但都一样美,美得不可方物。

黄河水质清了,风浪小了,“鱼跃龙门”的故事,还在不断讲述。

美好的神话传说是催化剂,催化激发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憧憬。来到神话故事的发源地,人们会觉得这是一种缘分,似乎他们也是那群鲤鱼中的一员,和它们一样,都是来此寻梦的。那些一路溯流而上来到龙门的鱼,为了心中的梦想,不停地冲刺跃起,只为“鱼生”中那一脱胎换骨时刻的到来。那些即使暂时没有冲上龙门的鱼,从高高的浪尖上跌落下来,摔得鼻青脸肿,也并不言

定食量,可以打完饭后坐在那里吃,而是一个班分成五六六个小组,每个组十几个人,每天一个组各派两个值日生负责打饭,一个人提着竹篮子,一个人提着水桶到食堂,篮子用来装馒头,水桶用来装稀饭或菜汤,等回到宿舍,门前的地上,十几个各式各样的搪瓷盆已经一字排开,值日生用长把铁勺往每个盆里舀上一勺稀饭或菜汤,每个人自己从篮子里拿一个馒头,这一勺稀饭或菜汤和一个馒头,便是我们那时的一顿饭。学校不提供炒菜,也没有那个条件。想吃菜咋解决,都是每周放假回家时,从家里拿几瓶用芥菜头或萝卜腌制的咸菜。

那时母亲去世了,我只能自己从发霉的咸菜缸里随便捞点,简单洗洗切切,放点香油,作为一周仅有的蔬菜。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,学校提供的饭菜肯定是吃不饱



高中往事

朱竹

高中三年,大舅给我买了一件西服上衣,通过邮局寄到了学校,我穿在身上觉得真是好看,同学们都认为非常时髦。我也希望那件西服上衣能给我带来好运,平时舍不得穿,只在那年期末考试期间穿了几天,然后就把那件上衣精心地叠好放在行李包中。放假前,快过年时,我拿出那件上衣,挂在宿舍前的晾衣绳上,本想晒晒整理一下,过年时再穿,谁知下课回到宿舍,那件上衣便没有踪影,找遍房前房后就是没有,很長時間我心都是堵堵的。回到家,姐姐们责备了我很久。直到现在,那件西服上衣始终“挂”在我心里,那是大舅对我的期望。

高中三年的学习非常艰苦,当时学校的教学模式可以说就是现在“衡水模式”的前身,教室、宿舍、食堂“三点一线”,学生用心学,老师尽心教,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考上大学。在老师和家长的期待中,我们走进了高考考场。三天的考试结束了,接下来是估分、报志愿,家里人都不懂怎么报志愿,我也不太懂,心想只要能考上大学,能“农转非”,吃上“商品粮”,报什么志愿、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。告别曾经的同学和老师,我忐忑不安地回到了村里的家,然后便是难熬的等待。

在家里,我每天坐也不是,站也不是。父亲说:“你还是到地里干点活吧,一是换换脑子,别总一天思想着考得怎样,容易憋出病来;二是帮家里照看一下庄稼,家里的劳力的确不够。”就这样,我每天和父亲、姐姐一起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在七八月份的骄阳下,我在田地里劳作,实实在在在体会受到农民的辛苦与付出。父亲一辈子默默无闻地辛勤耕作,就是为了我将来有个好工作,有个好前程。

那年八月,我一如往常下地干活。地里的玉米正在拔节生长,我和几个姐组一边锄草,一边为玉米施肥。锄头实在是太沉太重了,伸到土壤里,我费劲儿地拉动着,感觉比读书辛苦多了,不是草没锄掉,玉米苗却被锄掉了,就是几次差点把锄头磕破掉了。父亲说,你还真不是干农活的料儿。我直起腰准备歇一歇,突然看见穿着墨绿色衣服的邮递员直奔我家地头而来,他一边跑,一边挥手,手里好像还举着什么。父亲说:“一定是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!”

那年,我考上了大学,读了电气工程系。

黄土路最怕水,一遇到雨水,路就变得泥

泞无比,即使是步行,也是深一脚、浅一脚,更不要说是骑自行车了,那时已经不是人骑车,而是车骑人了。在泥水里,自行车车轮被塞得死死的,根本转不动,我只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,自行车后座上还驮着书籍和日用品,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扛着几十斤重的自行车和行李,在暴雨中的泥土路上行走有多艰难,可想而知。有一次,周五傍晚放假我从学校出发,中途遇大雨滂沱,回到家已是凌晨,全身没有一点干的地方。

冬季对我来说,同样是严峻的考验。我们那里是冀中平原,村子稀稀疏疏,一眼望去都是低矮的平房,树木也不多,因此寒风吹来,真是无遮无挡。骑车走在往返学校和家的路上,风吹在身上,直接把单薄的棉衣打透了。有时遇上风太大,自行车一点儿都骑不动,只能用尽力气去蹬自行车,使劲儿弓着腰,让身子与地面尽量保持平行,减小风的阻力,这才可能勉强走走停停,单单一趟路,就要花费四五个小时,到了学校已是精疲力竭,还要空着肚子去学校统一组织的晚自习。

我在县重点中学读书,算是有出息的孩子,我的大舅非常看重我,大舅是母亲的亲弟弟,在天津工作,他回老家时也经常鼓励我考天津的大学。他和同样在天津工作的姑妈,时不时给我们一些旧衣服,间或也买几件新衣服。

那时,买布做衣服、穿衣服跟现在不一样,不能想买啥就买啥,买布首先要有布票,布票是国家统一计划,家里没有布票,即便你家有手巧的母亲、姐姐,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只记得,当时我能换洗的上衣就是那一两件“学生蓝”,裤子永远是那条耐磨的“条绒裤”,脚上穿的是姐姐给做的“千层底”布鞋。我非常羡慕班上的体育特长生,他们不但可以不用天天上文化课和早、晚自习,还有学校给他们配发的各式各样的运动鞋。

读高三那年,大舅给我买了一件西服上衣,通过邮局寄到了学校,我穿在身上觉得真是好看,同学们都认为非常时髦。我也希望那件西服上衣能给我带来好运,平时舍不得穿,只在那年期末考试期间穿了几天,然后就把那件上衣精心地叠好放在行李包中。放假前,快过年时,我拿出那件上衣,挂在宿舍前的晾衣绳上,本想晒晒整理一下,过年时再穿,谁知下课回到宿舍,那件上衣便没有踪影,找遍房前房后就是没有,很長時間我心都是堵堵的。回到家,姐姐们责备了我很久。直到现在,那件西服上衣始终“挂”在我心里,那是大舅对我的期望。

高中三年的学习非常艰苦,当时学校的教学模式可以说就是现在“衡水模式”的前身,教室、宿舍、食堂“三点一线”,学生用心学,老师尽心教,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考上大学。在老师和家长的期待中,我们走进了高考考场。三天的考试结束了,接下来是估分、报志愿,家里人都不懂怎么报志愿,我也不太懂,心想只要能考上大学,能“农转非”,吃上“商品粮”,报什么志愿、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。告别曾经的同学和老师,我忐忑不安地回到了村里的家,然后便是难熬的等待。

在家里,我每天坐也不是,站也不是。父亲说:“你还是到地里干点活吧,一是换换脑子,别总一天思想着考得怎样,容易憋出病来;二是帮家里照看一下庄稼,家里的劳力的确不够。”就这样,我每天和父亲、姐姐一起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在七八月份的骄阳下,我在田地里劳作,实实在在在体会受到农民的辛苦与付出。父亲一辈子默默无闻地辛勤耕作,就是为了我将来有个好工作,有个好前程。

那年八月,我一如往常下地干活。地里的玉米正在拔节生长,我和几个姐组一边锄草,一边为玉米施肥。锄头实在是太沉太重了,伸到土壤里,我费劲儿地拉动着,感觉比读书辛苦多了,不是草没锄掉,玉米苗却被锄掉了,就是几次差点把锄头磕破掉了。父亲说,你还真不是干农活的料儿。我直起腰准备歇一歇,突然看见穿着墨绿色衣服的邮递员直奔我家地头而来,他一边跑,一边挥手,手里好像还举着什么。父亲说:“一定是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!”

那年,我考上了大学,读了电气工程系。

只想为您接下来的勇敢前行,找到一个理由和一个新起点。”这行字的旁边,还有六个醒目的红色繁体字“登天梯,跃龙门”,笔画扎实认真,让我想起大梯子崖工匠铺刻起落间留下的那365级台阶。杯身中最突出、最抢眼的,是四个橙黄色的大字:“化尔为龙”,笔意纵横、驰骋天地。无疑,这才是这小小文化杯的点睛之处。八年前,听着大禹治水,“鱼跃龙门”故事长大的杜枝俊,从青岛回乡开发大梯子崖景区,他想把这份山水的自然风光之美与历史文化之美介绍给更多游客。

“兴来写得一枝春,人力能补天地缺。”此刻,横陈于我们眼底的风景,哪里是单纯的自然风光呢,哪一处不是人力与天地合力塑造的产物!

如果没有大禹治水,此刻在我们脚下转着水花奔流的黄河,也许会是另一副模样;如果没有北魏时期凿梯的石匠,这山墙一样直立的悬崖峭壁上,不会有如此奇崛古拙的“天下第一挂壁天梯”……作为最高级的智慧生物,人类挥洒诗意的笔触,写在自然山水之上,为天地间增添无限春意。

站在“之”字形天梯上,我指着黄河河道仅38米处方上的铁路桥给同伴看。那条铁路名作“浩吉铁路”,截至2019年9月,是世界上最长一次建成并开通运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。铁路桥蓝白相间的桥体,飞虹般凌驾于河面之上,四周千峰簇拥。长龙一般的运煤列车,在桥面上飞速行驶。

我们登临大梯子崖的那天,是乙巳年仲春的一个上午,天幕是灰白色的。苍茫天地间,这桥是唯一靓丽的颜色。猛然间,又忆起大梯子崖宣传图册中的那幅禹门口远景图,照片是在一个晴天丽日拍摄的,铁路桥体鲜明的天蓝色,与头顶蔚蓝的天空、洁白的云朵交相辉映,碧宇澄澈、苍茫辽阔。